

曾國藩全集

(清)

李瀚章編
李鴻章校



第十二册

家书 家训 孟子要略 治兵语录 崇哀录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曾国藩全集



曾国藩家书 卷一

道光二十年庚子岁二月初九日

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大人膝下：去年十二月十六日，男在汉口寄家信，付湘潭人和纸行、不知已收到否？后于二十一日在汉口开车。二人共雇二把手小车六辆，男占三辆半。行三百余里，至河南八里议度岁。正月初二日开车，初七日至周家口，即换大车。雇三套蓬车二辆，每套钱十五千文。男占四套，朱占二套。初九日开车十二日至河南省城，拜客耽搁四天，获百余金。十六日起行即于是日三更趁风平浪静径渡黄河，廿八日到京。一路清吉平安，天气亦好，惟过年二天微雪耳。到京在长郡会馆卸车。二月初一日移寓南横街千佛庵。屋四间每月赁钱四千文，与梅陈二人居址甚近。三人联会，间日一课。每课一赋一诗誊真。初八日是汤中堂老师大课，题“智若禹之行水赋”，以“行所无事则智大矣”为韵，诗题赋得“池面鱼吹柳絮衍”吹字。三月尚有大课一次。同年未到者不过一二人，梅陈二人皆正月始到。岱云江南，山东之行无甚佳处，到京除偿债外，不过存二三百金、又有八口之家。男路上用去百金，刻下光景颇好。接家眷之说，郑小珊回信。伊若允诺，似尽妥妙，如其不可，则另图善计，或缓一二年亦可，因儿子太小故也。家中诸事都不挂念，惟诸弟读书不知有进境否？须将所作文字诗赋寄一二首来京。丹阁叔大作亦望寄示。男在京一切谨慎，家中尽可放心。又禀者，大行皇后于正月十一日升遐，百日以内禁剃发，期年禁燕会音乐。何仙槎年伯于二月初五日溘逝。是日男在何家早饭，并未闻其大病，不数刻而凶问至矣。没后，加太子太保銜。其次子何子毅，已于去年十一月物故。自前

年出京后，同乡相继殁逝者：夏一卿，李高衢，杨宝筠三主事，熊子廉，谢切庵何氏父子凡七人。光景为之变。男现慎保身体，自奉颇厚。季仙九师升正詹，放浙江学政，初十日出京。廖钰夫师升尚书。吴甄甫师任福建巡抚。朱师徐师，灵槎并已回南矣。詹有乾家墨，到京竟不可用，以胶太重也。拟仍付回，或退或用随便。接家眷事，三月又有信回家中。信来，须将本房及各亲戚家附载详明，堂上各老人须一一分叙，以烦琐为贵。谨此跪禀万福金安。

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四月十七日

祖父大人万福金安：四月十一日由折差发六号家信，十六日折弁又到。孙男等平安如常，孙妇亦起居维慎。曾孙数日内添吃粥一顿，因母乳日少，饭食难喂，每日两饭一粥。今年散馆，湖南三人皆留，全单内共留五十二人，仅三人改部属，三人改知县。翰林衙门现已多至百四五十人，可谓极盛。琦善已于十四日押解到京。奉上谕派亲王三人，郡王一人，军机大臣，大学士，六部尚书会同审讯。现未定案。梅霖生同年因去岁咳嗽未愈，日内颇患咯血。同乡各京官宅皆如故。澄侯弟三月初四在县城发信已经收到，正月廿五信至今未接。兰姊以何时分娩？是男是女？伏望下次示知。楚善八叔事，不知去冬是何光景。如绝无解危之处，则二伯祖母将穷迫难堪，竟希公之后人将见笑于乡里矣。孙国藩去冬已写信求东阳叔兄弟，不知有补益否？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。如能救焚拯溺，何难嘘枯回生，伏念祖父平日积德累仁，救难济急，孙所知者，已难指数如廖品一之孤，上莲叔之妻，彭定五之子，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罗巷，樟树堂各庵，皆代为筹画，曲加矜恤。凡他人所束手无策，计无复之者，得祖父善为调停，旋乾转坤，无不立即解危，而况楚善八叔同胞之亲，万难之时乎，孙因

念及家事，四千里外杳无消息，不知同堂诸叔目前光景。又念家中此时亦甚艰窘，辄敢冒昧饶舌，伏求祖父大人宽宥无知之罪。楚善叔事如有说法之处，望详细寄信来京。兹逢折便，敬禀一二，即跪叩祖母大人万福金安。

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

男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：自闰三月十四日在都门拜送父亲，嗣后共接家信五封：十五日接四弟在涟滨所发信，系第二号，始知正月信已失矣，廿二日接父亲在甘里铺发信，四月廿八已刻接在汉口寄曹颖生家信，申刻又接在汴梁寄信，五月十五接父亲到长沙发信，内有四弟信，六弟文章五首。诸悉祖父母大人康强，家中老幼平安，诸弟读书发奋，并喜父亲出京一路顺畅，自京至省仅三十余日真极神速。男于闰月十六发第五号家信，四月十一发六号，十七发七号，不知家中均收到否？迩际男身体如常，每夜早眠，起亦渐早。惟不耐久思，思多则头昏。故常冥心于无用，优游涵养，以谨守父亲保身之训。九弟功课有常。礼记九本已点完，鉴已看至三国，斯文精萃诗，文各已读半本。诗略进功，文章未进功，男亦不求速效，观其领悟已有心得，大约手不从心耳。甲三于四月下旬能行走，不须扶持，尚未能言。无乳可食，每日一粥两饭。冢妇身体亦好，已有梦熊之喜。婢仆皆如故。今年新进士龙翰臣得状元，系前任湘乡知县见田年伯之世兄。同乡六人，得四庶常，两知县。覆试单已于闰三月十六付回，兹又付呈殿试朝考全单。同乡京官如故郑莘田给谏服阙来京。梅霖生病势沉重，深为可虑。黎樾乔老前辈处，父亲未去辞行，男已道达此意。广东之事，四月十八得捷音，兹将抄报付回。男等在京自知谨慎，鉴上各老人不必挂怀。家中事，兰姊去年生育，是男是女？楚善事如何成就？伏望示知。谨禀即请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

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

孙男国藩跪禀祖父大人万福金安，五月十八日，孙在京发第八号家信。内有六弟文二篇，广东事抄报一纸，本年殿式朝考单一纸。寄四弟六弟新旧信二封，绢写格言一幅，孙国荃寄呈文四篇，诗十首，字一纸，呈堂上禀三纸，寄四弟信一封。不审已收到否？六月初五日接家信一封，系四弟四月初十日在省城发。得悉一切，不胜欣慰。孙国藩日内身体平安。国荃于三日微受暑热，服药一帖，次日即愈。初三日患腹泻，服药二帖，即愈。曾孙甲三于廿三日腹泻不止，比请郑小珊诊治，次日添请吴竹如，皆云系脾虚而兼受暑气。三日内服药六帖，亦无大效。廿六日添请本京王医，专服凉药，渐次平复。初一二两日未吃药，刻下病已全好。唯脾元尚亏，体尚未复。孙等自知细心调理。观其行走如常，不吃药即可复体，堂上不必挂念。冢孙妇身体亦好，婢仆如旧。同乡梅霖生病于五月中旬日日加重，十八日上床，廿五日子时仙逝，胡云阁先生亦同日同时同刻仙逝。梅霖生身后一切事宜，系陈岱云、黎月乔与孙三人料理。戊戌同年赙仪共五百两。吴甄甫夫子戊戌总裁进京，赙赠百两。将来一概共可张罗千余金，计京中用费及灵柩回南途费不过用四佰金，其余尚可周恤遗孤。至五月下旬以至六月初，诸事殷繁，荃孙亦未得读书。六弟前寄文来京，尚有三篇孙未暇改。广东事已成功，由军功升官及代花翎，蓝翎者共二百余人。将上谕抄回前半节，其后半载升官人名未及全抄。昨接家信，始知，楚善八叔竹山湾田已于去冬归祖父大人承买。八叔之家稍安，而我家更窘迫，不知祖父如何调停？去冬今年如何说法？望于家信内详示。孙等在京别无生计，大约冬初即须借账，不能备仰事之资寄回，不胜愧悚。吴春冈分发浙江，告假由江南回家，七月初起程。余容续禀。即禀祖父祖母大人万福金安。孙跪

禀。

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廿九日

孙男国藩跪禀祖父大人万福金安：六月初七日发家信第九号。廿九日早接丹阁十叔信，系正月廿八日发。始知祖父大人于二月间体气违和，三月已全愈，至今康健如常。家中老幼均吉。不胜欣幸。四弟于五月初九寄信，物于彭山岷处，至今尚未到，大约七月可到。丹阁叔信内言去年楚善叔田业卖与我家承管，其中曲折甚多。添梓坪借钱三百四十千，其实只三百千，外四十千系丹阁叔兄弟代出。丹阁叔因我家景况艰窘，勉强代楚善叔解危，将来受累不浅。故所代出之四十千，自去冬至今不敢向我家明言。不特不敢明告祖父，即父亲，叔父之前，渠亦不敢直说。盖事前说出，则事必不成；不成则楚善叔逼迫无路，二伯祖母奉养必阙，而本房日见凋败，终无安静之日矣。事后说出，则我家既受其累，又受其欺，祖父大人必怒，渠更无辞可对，无地自容。故将此事写信告知孙男。托孙原其不得已之故，转禀告祖父大人。现在家中艰难。渠所代出之四十千，想无钱可以付渠。八月心斋兄南旋，孙拟在京借银数十两付回家中归楚。此项大约须腊底可到，因心斋兄走江南回故也。孙此刻在京光景渐窘，然当京官者，大半皆东扯西支，从无充裕之时，亦从无冻饿之时。家中不必系怀。孙现经管长都会馆事，公项存件亦已无几。孙日内身体如恒，九弟亦好。甲三自五月廿三日起病，至今虽全愈，然十分之中，尚有一二分未尽复旧。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二餐，泡冻米吃二次，乳已全无，而伊亦要吃。据医云此等乳最不养人，因其夜哭甚不能遽断乳。从前发热烦躁，夜卧不安，食物不化及一切诸患，此时皆已去尽，日日嬉笑好吃。现在尚服补脾之药，大约再服四五帖，本体全复，即可不药。孙妇亦感冒三天，郑小珊云服凉药后，须略

吃安胎药。目下亦健爽如常。甲三病时，孙妇曾于五月廿五日，跪许装修家中观世音菩萨金身，伏求家中今年酬。又言西冲有寿佛神像祖母曾叩许装修，亦系为甲三而许。亦求今年酬谢丁梅霖身后事，办理颇如意，其子可于七月扶柩回南。同乡各官如常。家中若有信来，望将王率五家光景写明。肃此谨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

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

男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：五月十八日发家信第八号，知家中已经收到。六月初七发第九号，内有男呈祖父禀一件，国荃寄四弟信一件。七月初二发第九号，内有黄芽白菜子。不知俱已收到否？男等接得父亲归途三次信：一系河间廿里铺发，一汴梁城发，一武昌发。又长沙发信亦收到。六月廿九接丹阁叔信。七月初九彭山岷到京，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经世文编一部，慎治堂四书周易各一部，小皮箱三口，有布套龙须草席一床，信一件，又叔父手书。得悉一切：谱已修好，楚善叔事已有成局，彭山岷处兑钱四十千文。外楚善叔信一件，岳父信一件。七月二十七日接到家信二件：一系五月十五在家写，一系六月廿七在省写。外欧阳牧云信一，曾香海信一，心斋家信二，荆七信一，俱收到。彭山岷进京，道上为雨泥所苦，又值黄河水涨，渡河时大费力，行李衣服皆湿。惟男所寄书，渠收贮箱内，全无潮损，真可感也。到京又以腊肉、莲、茶送男。渠于初九晚到。男于十三日请酒。十六日将四十千钱交楚。渠于十八日赁住黑布，离城十八里，系武会试进场之地。男必去送考。男在京身体平安，国荃亦如常。男妇于六月廿三四感冒，服药数帖全愈，又服安胎药数帖。补纪泽自病全愈后，又服补剂十余帖，辰下体已复元。每日行走欢呼，虽不能言，已无所不知。食粥一大碗，不食零物。仆婢皆如常，周

贵已荐随陈云心回南，其人蠢而负恩。萧祥已跟别人，男见其成，加钱呼之复来。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，今年尚可勉强支持，至明年则更难筹画借钱之难，京城与家乡相仿，但不勒迫强逼耳。前次寄信回家，言添梓坪借项内，松轩叔兄弟实代出钱四十千，男可寄银回家，完清此项。近因完彭山配项，又移徙房屋，用钱日多，恐难再付银回家。男现看定屋在绳匠胡同北头路东准于八月初六日迁居^{初二日已搬一香案去取吉日也}棉花六条胡同之屋。王翰城言冬间极不吉，且言重庆下者不宜住三面悬空之屋，故遂迁移绳匠胡同房。每月大钱十千，收拾又须十余千。心斋借男银已全楚。渠家中付来银五百五十两，又有各项出息。渠言尚须借银出京，不知信否。广东事前已平息，近又传闻异辞。参赞大臣隆文已病死，杨芳已告病回湖南。七月间又奉旨派参赞大臣特依顺往广东查办。八月初一日又奉旨派玉明往天津哈琅阿往山海关。黄河于六月十四日开口。汴梁四面水围，幸不淹城。七月十六奉旨派王鼎，慧成往河南查办。现闻泛滥千里，恐其直注洪泽湖。又闻将开捐名豫工，例办河南工程也。男已于七月留须。楚善叔有信寄男，系四月写备言其苦。近闻衡阳田已卖，应可勉强度日。戊戌冬所借十千二百男曾言帮他。曾禀告叔父，未禀祖父大人，是男之罪，非渠之过。其余细微曲折，时成时否，时朋买，时独买，叔父信不甚详明，楚善叔信甚详，男不敢尽信。总之，渠但免债主追逼，即是好处。第目前无屋可往，不知何处安身？若万一老亲幼子栖托无所，则流离四徙，尤可怜悯。以男愚见，可仍使渠住近处，断不可住衡阳。求祖父大人代渠谋一安居。若有余资，则佃田耕作。又求父亲寄信问朱尧阶，备言楚善光景之苦与男关注之切，问渠所管产业，可佃与楚善耕否？渠若允从，则男另有信求尧阶，租谷须格外从轻。但路太远，至少亦须耕六十亩，方可了吃。尧阶寿屏，托心斋带回。严丽生在湘乡不理公事，簠簠不飭声名狼藉。如查有真实劣迹，或有上案不妨抄录付

京，因有御史在男处查访也，但须机密。四弟，六弟考试不知如何？得不足喜，失不足忧，总以发愤读书为主，史宜日日看，不可间断。九弟阅易知录，现已看至隋朝。温经须先穷一经。一经邇后再治他经，切不可兼营并骛，一无所得。厚二总以书熟为主，每日读诗一首。右谨禀^父亲大人万福金安。

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

男国藩跪禀^父亲大人万福金安：八月初三日，男发家信第十一号。信甚长，不审已收到否？十四日接家信内有父亲，叔父并丹阁叔信各一件。得悉丹阁叔入泮，且堂上各大人康健，不胜欣幸。男于八月初六日移寓绳匠胡同北头路东。屋甚好，共十八间，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。前在棉花胡同房甚逼仄。此时房屋爽垲，气象轩敞。男与九弟言，恨不能接堂上各大人来京住此。男身体平安。九弟亦如常，前不过小恙，两日即愈，未服补剂。甲三自病体复元后，日见肥胖，每日欢呼趋走，精神不倦。冢妇亦如恒，九弟《礼记》读完，现读《周礼》。心斋兄于八月十六日，男向渠借钱四十千，付至家用。渠允于到湘乡时，送银廿八两，交勤七叔处转交男家，且言万不致误。男订待渠到京日偿还其银。若到家中不必还他。又男寄有冬菜一簋，朱尧阶寿屏一付，在心斋处。冬菜托交勤七叔送至家，寿屏托交朱嘯山转寄香海处，月内准有信去。王睢园处，去冬有信去，至今无回信，殊不可解。颜字不宜写白折，男拟改临褚，柳。去年跪托叔父大人之事，承已代觅一具，感戴之至，泥首万拜。若得再觅一具，即于今冬明春办就更妙，敬谢叔文，另有信一函。东京一切自知谨慎。男跪禀。

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

侄国藩敬禀叔父大人侍下：本年家信三号，正月一号至今尚未收到。由彭九峰寄之信，七月初九收到。七夕所发之信，八月十四收到。欣悉家中一切。三月之事，本侄分所当为情所不得已，何足挂齿。前年跪托之事，蒙在渣前买得顶好料一具，侄谨率弟国荃南望拜谢，感扑难名。更求再买一具，即于今冬明春请木匠办就。其所需之钱，望写信来京，侄可觅便付回。一切精营费心，何能图报！婶母之病全愈，不知是何光景，曾否服药？尚有不时言笑否？若有信来，望详细示知为幸。肃此恭请叔翁大人万福金安。侄率弟国荃谨禀。

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

男国藩跪禀翁亲大人万福金安：八月十四接家信三件，内系得父亲信一，叔父信一，丹阁叔信一。十八日男发家信第十二号，不知已收到否？男等在京身体平安，甲三母子如常，惟九弟迫思南归，不解何故。自九月初间即言欲归，男始闻骇异，再四就询，终不明言。不知男何处不友，遂尔开罪于弟，使弟不愿同居，男劝其明白陈辞，万不可蕴藏于心，稍生猜疑，如男有不是，弟宜正容责之婉言导之，使男改过自赎。再三劝谕，弟终无一言。如男全无过愆，弟愿归侍定省，亦宜写信先告知父亲。待回信到时，家中谕令南归，然后择伴束装，尚未为晚。男因弟归志已决，百计阻留劝其多住四十天。而弟仍不愿，欲与彭山岷同归。彭会试罢屈，拟九月底南旋，现在尚少途费，待渠家寄银来京。男目下已告匱，九弟若归，途费甚难措办。英夷在浙江滋扰日甚。河南水灾，豫楚一路饥民甚多，行旅大有戒心。胡咏芝前辈扶柩南归，行

李家眷，雇一大船，颇挟重赏。闻昨已被抢劫，言之可惨。九弟年少无知，又无大邦作伴，又无健仆，又无途费充裕，又值道上不甚恬谧之际，兼此数者，男所以大不放心，万万不令弟归。即家中闻之，亦万万放心不下。男现在苦留九弟在此，弟若婉从，则读书如故，半月内男又有禀呈，弟若执拗不从则男当责以大义，必不令其独行。从闰三月以来，弟未尝片语违忤，男亦从未加以词色，兄弟极为湛乐。兹忽欲归，男寝馈难安，展转思维，不解何故。男万难辞咎。父亲寄谕来京，先责男教书不尽职，待弟不友爱之罪，后责弟少年无知之罪，弟当翻然改寤。男教训不先，鞠爱不切，不胜战慄待罪之至。伏望父母亲府赐惩戒，俾知悛悔遵守，断不敢怙过饰非，致兄弟仍稍有嫌隙。男谨禀告家中，望无使外人闻知，疑男兄弟不睦。盖九弟不过坚执，实无丝毫怨男也。男谨禀。

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

男国藩跪禀^父亲大人万福金安：十月十七日接奉在县城所发手谕，知家中老幼安吉，各亲戚家并皆如常。七月廿五由黄恕皆处寄信，八月十三日由县附信寄折差，皆未收到。男于八月初三发第十一号家书信，十八发第十二号，九月十六发第十三号，不知皆收到否？男在京身体平安，近因体气日强，每天发奋用功。早起温经，早饭后读廿三史，下半日阅诗，古文。每日共可看书八十页，皆过笔圈点。若有耽阁，则止看一半。九弟体好如常，但不甚读书。八月下旬迫切思归，男再四劝慰询其何故，九弟终不明言，惟不读书，不肯在上房共饭。男因就弟房二人同食，男妇独在上房饭。九月一月皆如此。弟待男恭敬如常，待男妇和易如常，男夫妇相待亦如常，但不解其思归之故。男告弟云凡兄弟有不是处，必须明言，万不可蓄疑于心。我有不是，弟当明争婉讽。

我若不听，弟当写信禀告堂上。今欲一人独归，浪用途费，错过光阴，道路艰险，尔又年少无知，祖父母、父母闻之必且食不甘味，寝不安枕，我又安能放心，是万万不可也等语。又写书一封，详言不可归之故，共二千余字。又作诗一首示弟。微有悔意，而尚不读书。十月初九，男及弟等恭庆寿辰。十一日，男三十初度，弟具酒食，肃衣冠，为男祝贺。嗣是复在上房四人共饭，和好无猜。昨接父亲手谕，中有示荃男一纸，言境遇难得，光阴不再等语，弟始愧悔读书。男教弟千万言，而弟不听，父亲教弟数言，而弟遽惶恐改悟。是知却非弟之咎，乃男不能友爱，不克修德化导之罪也。伏求更赐手谕，责男之罪，俾男得率教改过，幸甚。男妇身体如常，孙男日见结实，皮色较前稍黑，尚不解语。男自六月接管会馆公项，每月收房租大钱十五千文，此项例听经管支用，俟交卸时算出，不算利钱。男除因此项外，每月仅用银十一二两，若稍省俭，明年尚可不借钱。比家中用度较奢华，祖父母，父母不必悬念。男本月可补国史馆协修官，此轮次挨派者。英夷之事，九月一七大胜。在福建，台湾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，斩首三十二名，大快人心。许吉齐师放甘肃知府。因乡何宅尽室南归，余俱如故。同乡京官现仅十余人。敬呈近事，余容续禀。男谨禀又呈附录诗一首云：松柏翳危岩，葛藟相钩带。兄弟匪他人，患难亦相赖。行酒烹肥羊，嘉宾填门外。丧乱一以闻，寂寞何人会？维鸟有鹪鹩，维兽有狼狽。兄弟审无猜，外侮将予奈？顾为同岑石，无为水下滩。水急不可砥，石坚犹可磕。谁谓百年长，仓皇已老大，我迈而斯征，辛勤共粗粝。来世安可期，今生勿玩惕。

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

孙男国藩、荃跪禀祖母大人万福金安：十一月初二日，孙发家信第十五号，外小鞋四双，由宝庆武举唐君带至湘乡县城罗宅，大

约新正可到。十五日戌刻，孙妇产生一女。是日孙妇饮食起居如故，更初始作势，二更即达生极为平安。寓中所雇仆妇，因其习悍，已于先两日遣去，亦未请稳婆。其断脐，洗三诸事，皆孙妇亲自经手。曾孙甲三于十日伤风，十七日大愈，现已复元，系郑小珊医治。孙等在京身体如常。同乡李碧峰在京，孙怜其穷苦无依，接在宅内居住，新年可代伊找馆也。谨禀。

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
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：十一月十八，男有信寄呈写十五日生女事，不知到否？昨十二月十七日奉到手谕，知家中百凡顺遂，不胜欣幸。男等在京，身体平安。孙男孙女皆好。现在共用四人。荆七专抱孙男，以春梅事多，不能兼顾也。孙男每日清早与男同起，即送出外，夜始接归上房。孙女满月，有客一席。九弟读书，近有李碧峰同居，较有乐趣，男精神不甚好，不能勤教，亦不督责。每日兄弟语笑欢娱，萧然自乐，而九弟似有进境。兹将昨日课文原稿呈上。男今年过年，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，又借银五十两。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，今冬乃绝无此项。闻今年家中可尽完旧债，是男在外有负累，而家无负累，此最可喜之事。岱云则南北负累，时常忧贫。然其人忠信笃敬，见信于人，亦无窘迫之时。同乡京官俞岱青先生告假，拟明年春初出京，男有乾鹿肉托渠带回。杜兰溪、周华甫皆拟送家眷出京。岱云约男同送家眷，男不肯送，渠谋亦中止。彭山岷出京，男为代借五十金，昨已如数付来。心齐临行时，约送银廿八两至勤七叔处转交我家，不知能践言否？嗣后家中信来，四弟、六弟各写数行，能写长信更好。男谨禀。

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

男国藩、荃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：去年十二月廿一日，发平安信第十七号，内呈家中信六件，寄外人信九件，不知已收到否？男与九弟身体清洁，冢妇亦平安，孙男甲三体好，每日吃粥两顿，不吃零星饮食，去冬已能讲话。孙女亦体好，乳食最多。合寓顺适。今年新正，景象阳和，较去年正月甚为暖烘。兹因俞岱青先生南回，付鹿脯一方，以为堂上大人甘旨之需。鹿肉恐难寄远，故熏腊附回。此间现熏有腊肉、猪舌、猪心、腊鱼之类，与家中无异。如有便附物来京，望附茶叶，大布而已。茶叶须托朱尧阶清明时在永丰买，则其价亦廉，茶叶亦好。家中之布附至此间，为用甚大，但家中费用窘迫，无钱办此耳。同县李碧峰苦不堪言。男代为张罗，已觅得馆，每月学俸银三两，在男处将住三月，所费无几，而彼则感激难名。馆地现尚未定，大约可成。在京一切，自知叫谨慎。即请父亲大人万福金安。

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

男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：新正月初七日，男发第一号家信，并鹿脯一方托俞岱青先生交彭山杞转寄，不知到否？去年腊月十九发家信，内共信十余封，想已到矣。初七日信系男荃代书。初八早，男兄弟率合寓上下焚香祝寿。下半日荃弟患病，发热畏寒，遍身骨节痛，肋气疼痛。次早请小珊诊，系时疫症。连日服药现已大愈。小珊云凡南人体素阴虚者，入京多患此症。从前彭隶楼夫妇皆患此症，罗苏溪，劳辛阶郑小珊，周华甫亦曾有此病。男庚子年之病，亦是此症。其治法不外滋阴祛邪，二者兼顾。九弟此次之病，又兼肝家有郁，胃家有滞，故病势来得甚陡。自初

八至十三，肋气疼痛呻吟之声震屋瓦。男等日夜惶惧，初九即请吴竹如医治，连日共请四医，总以竹如为主，小珊为辅。十四日肋痛已止，肝火亦平，十五日已能食粥，日减日退。现在微有邪热在胃。小珊云再过数日，邪热祛尽，即可服补剂，本月尽当可复体还元。男自己亥年进京，庚子年自身大病，辛丑年孙儿病，今年九弟病，仰托祖父母，父母福荫，皆保万全，何幸有如之，因此思丁酉春祖父之病，男不获在家伏侍，至今尚觉心悸。九弟意欲于病起复体后归家，男不敢复留，待他全好时，当借途费，择良伴，令其南归，大约在三月起行。英逆去秋在浙滋扰，冬间无甚动作。若今春不来天津，或来而我师全胜。使彼片帆不返，则社稷苍生之福也。黄河决口，去岁动工，用银五百余万，业已告竣。腊底又复决口。湖北崇阳民变，现在调兵剿办，当易平息余。容续禀。男谨呈。

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

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：正月十七日发第二号家信，不知已收到否？男身体平安，男妇亦如常。九弟之病，自正月十六日后，见强旺。二月一日开荤，现已全复元矣。二月以来，日日习字，甚有长进。男亦常习小楷，以为明年考差之具。来改临智永千字文帖，不复临颜，柳二家帖，以不合时宜故也。孙男身体甚好，每日佻达欢呼，曾无歇息。孙女亦好。浙江之事，闻于正月底交战，仍尔不胜。去岁所失宁波府城，定海镇海二县城尚未收复。英夷滋扰以来，皆汉奸助之为虐。此辈食毛践土，丧尽天良，不知何日罪恶贯盈，始得聚而歼灭。湖北崇阳县逆贼钟人杰为乱，攻占崇阳，通城二县。裕制军即日扑灭，将钟人杰及逆党槛送京师正法，余孽俱已接尽，钟逆倡乱不及一月，党羽姻属，皆伏天诛。黄河去年决口，昨已合龙，大功告成矣。九弟前病中

思归，近困难觅好伴，且闻道上有虞，是以不复作归计。弟自病好后，亦安心不甚思家。李碧峰在寓住三月，现已找得馆地，在唐同年李杜家教书，每月俸金二两，日费一千。男于二月初配九药一料，重三斤，约计费钱六千文。男等在京谨慎，望^父亲大人放心。男谨稟。

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

男国藩跪稟^{父母}亲大人万福金安：二月廿三日发家信第三号，不知已收到否？正月所寄鹿脯想已到。三月初奉大人正月十二日手谕，具悉一切。又知府有布疋，腊肉等在黄蕻卿处，第不知黄氏兄弟何日进京，又不知家中系专人送至省城，抑托人顺带也。男在京身体如常，男妇亦清吉。九弟体已复元，前二月间因其初愈，每日只令写字养神。三月以来，仍理旧业，依去年功课，未服补剂，男分丸药六两与他吃，因年少不敢峻补。孙男女皆好，拟于三月间点牛痘。此间牛痘局系广东京官请名医设局积德，不索一钱，万无一失。男近来每日习帖，不多看书。同年邀为试帖诗课，十日内作诗五首，用白折写好公评，以为明年考差之具。又吴子序同年有两弟在男处附课看文。又金台书院每月月课，男亦代人作文。因久荒制艺，不得不略为温习。此刻光景已窘，幸每月可收公项房钱十五千，外些微挪借，即可过度。京城银钱比外间究为活动。家中去年彻底澄清，余债无多，此真可喜。蕙妹仅存钱四百千，以二百在新窑食租，不知住何人屋？负薪汲水，又靠何人？率五素来文弱，何能习劳，后有家信，望将蕙妹家事琐细详书。余容后稟。男谨呈。